

秦文君文集

十六岁少女 孤女俱乐部

秦文君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秦文君著

秦文君文集 ● 长篇小说卷

十六岁少女
孤女俱乐部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皖)新登字 0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女俱乐部·十六岁少女/秦文君著.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8

(秦文君文集)

ISBN 7-5397-1524-3

I. 孤…

II. 秦…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87.45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跃进路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75 插页: 6 字数: 36万

1998年6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7次印刷 本次印数: 3000

定价: 14.00元(平) 18.00元(精)

●作者简介

秦文君，女，1982年开始创作。十六年来出版作品300余万字，其中《男生贾里》、《女生贾梅》、《十六岁少女》、《家有小丑》等作品，获各种儿童文学奖四十余项。特别是她多次在由小读者投票产生的文学奖中，荣获“知音奖”、“好作品奖”、“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奖”。不少作品被改成电影、电视剧播映，还有一些作品在海外发表出版。

秦文君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少年儿童出版社《儿童文学选刊》主编。她往往白天忙于刊物的编务，夜里伏案为小读者写作。

她最大的心愿是把最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奉献给小读者。

秦文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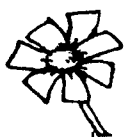
我属马（代后记）

我属马，出生在三月，命中注定是匹忙忙碌碌的马。
初中毕业①即去大宁安吃村区“上山下乡”，一住就是八年，做过近二十种工作，是一位熟练的油漆工、炼炉工，~~或者~~厨师。一九七九年返回上海时，带回的除了厚厚的散发着旧书味的日记以外，还带回了胃病和关节炎。

回沪后写作勤奋，初见成效，著有长篇小說《十六岁少女》《孤女俱乐部》短篇小说《少女罗薇》、中篇集《素文君中篇儿童小说选》等，一日得闲，细加计算，居然也有三百万字，先后三十余次获奖。有时也想一鼓作气写出成大器的作品，然后收笔过另一种人生。可惜，得意之作虽有，但都能找出疵瑕，因而至今仍在奔波努力。

作家手迹





目 次

孤女俱乐部/3
十六岁少女/219

作家与作品/449

孤女俱乐部

GUNŪ JULEBU





孤女俱乐部

1990年9月9日 星期日

拂晓前，郑洁岚已悄悄起身梳洗完毕，仿佛搞地下工作似的。最好是趁天不亮逃个影踪全无，避开所有充满敌意的眼光。铺盖什么的肖叔叔昨晚已帮她送到新住处去了，那是几个孤身女孩集体租下的房子。她把自己的零碎东西像塑料梳子、一小盒润肤油什么的，全一古脑儿地塞进提包。什么都不遗留，也许能把半个多月来留在这里的印迹全部抹净，就像平素狠狠擦拭眼泪一般。轻轻地拉开小屋的门，只听搭扣发出欢乐的脆响。走廊里黑乎乎的，却有一股穿堂风激越地迎面而来，吹得她缩起身子。

摸黑下楼梯，前面不知哪儿传来轻微的响声，紧接着，洁岚闻到了熟悉的烟气。朦胧中，她看到舅舅杜贤荣就站在楼梯拐角处，一手夹着烟，一个小小的圆点一暗一明。

“舅舅！”

“我们家容不下你吗？”杜贤荣没好气地说，“自作主张！”

洁岚垂着头，不敢看舅舅的脸。舅舅瘦得像精灵，脸颊陷下去；他似乎很阴郁，不常开口，也从不带朋友回家。洁岚住进这个家后，发现舅舅过得很苦，一开口就怨气冲天。

“搬过去能离学校近些！”她寻找着理由道。

“你是存心给我难堪，让四邻八舍笑话我！”舅舅上前一步，拉



住她的背包。

“不……不……”洁岚怯怯地朝后退。

“好吧，你走吧！干吗要留下你在这里吃苦呢？你舅舅是个势利小人。”

洁岚含混地同舅舅道了别，她差不多已泪流满面了。舅舅原是个清秀冷峻的男人，有点落拓，可现在一下子衰老了，神情疲倦，仿佛忘记怎样讲温和的话似的。洁岚一向不喜欢舅妈，那是个目光锐利的女人，她看人总像是在找人的毛病。以前洁岚跟妈来上海探亲，妈就住在这小屋，怎样凶的眼光都赶不掉妈。可洁岚不可能那样老辣，总像在噩梦中，吃饭时她时常战战兢兢，有时会紧张地洒了一地的饭，于是就会看见舅舅重重地叹息一声。

再不搬走，她会发疯的。据说人想不开，往往就是从一点开始伸延开来。她就是这样给父母写信的，接着肖叔叔就拿着父母的急信出面了。

上海的黎明竟是想也想不出的美好，月光似有似无，天穹的一角是银色的，其余的都是青灰色；相接处有一条黛色的镶边，显得清新而又富有诗意。街也是忽明忽暗，静得像一个梦，路微微发潮，没有飞起的尘埃。偶然有行色匆匆的路人面对面走过，都朝她投来疑惑的一瞥：一个瘦弱而美丽的十四五岁的小姑娘怎么孤身一人走在黑黝黝的暗道上？

起点站上，头班车已静候在那儿，车灯朦胧。车门大开着，一个健壮高大的售票员正倚着座椅打盹；车上已坐着若干名乘客，全低垂着头，企图重续断开一截的梦。洁岚轻轻地走进，倚着发凉的车窗，想着她新的落脚地。

她本想昨夜就留在那里的，可那几个女孩不肯，说是她们要欢送即将搬走的女孩，不能接纳生人。那几个女孩就那样冷冷地打量



她，情感复杂地看着肖叔叔忙这忙那。洁岚相信，要不是肖叔叔的大面子，她们肯定会把她的行李扔出门的。大家都是当年知青的孩子，千里迢迢到上海来借读，她不知她们为什么要排斥她。

车铃骤然响了，车缓缓地启动，像一个摇头晃脑的醉汉。忽然，洁岚听到有个男人热烈地叫着她的名字：“郑洁岚，真是你！”

洁岚惊得一激灵，转过脸来，心不由一阵怦怦急跳：那个男人穿着公交公司的制服，四方脸，一对浓眉，他正弯着身子，两只眼睛热情地盯着她。

“刘晓武！你怎么会在这儿？”洁岚也大叫起来。

刘晓武的母亲是上海66届高中生，在当地是个数一数二的女才子，出过一本诗集，现在在当地政协挂职。他家和洁岚家曾做过两年邻居，晓武是她哥哥郑峻岚的好朋友，也很有才，只是对女孩子总做出不屑一顾的高傲相。

“我么！”刘晓武苦笑笑，“我和弟弟两个可以回上海一个，他不愿来，只能我来打天下。”

“你工作了？”

“当个工人阶级，售票员叔叔。”他说，“不过，这是暂时的，论数理化公式我拼不过上海的学生，其他么，天生我才必有用。大上海，机会多的是，我在上业校。”

洁岚喜欢他的自信，在他乡遇上个互知根底的人真是倍感亲切。车呜呜地开着，她递上零钱买票，他用大手挡她回来，两个人的手碰一下，大家都窘得连忙分开。刘晓武撕下一张票给她，说：“你怎么也学那些上海人的样子呢？”

他们都开心地笑起来，这话里有一种他们之间的默契。人是很奇怪的，在当地，他们都相互敬而远之，话都没说过几句，现在忽然成了老熟人。他们还相互留下了地址，说定要多联系。待到分手时，



洁岚感觉晓武已是十分难忘的了。

天说亮就亮，四周变得明朗、有朝气，城市渐渐苏醒，行人们匆匆地走来走去，开始一天的生计，许多嘈杂的声音也相继而来。洁岚辨准了方向，沿着一条旧兮兮的小街弯来绕去向纵深走去。她们同租的是一间光线不怎么好的私人房子，房中主要的家具是四张钢丝床。房子前是一个自搭的厨房兼洗澡间，楼上是房东老太太自己住，也是小小的一间。

门锁着，洁岚敲了半天，老太太才跑来开门。她一眼就认出洁岚：“是你呀，你活脱脱像唱沪剧的马莉莉。她们全部上火车站送那个小姑娘了，她回新疆去了！”

“为什么回新疆了？”洁岚问，“刚刚开学不久？”

“来了一年多，学习跟不上，老师也看不起；听说上个月她阿爸在新疆出了大工伤，也催她回去。”老太太边说边打开她房客们的门，“可怜呀！没有爷娘管的孩子。她们昨天晚上又哭又笑，一晚上没睡！”

房子一看就知住着女孩，枕巾花花绿绿，最里面的床上还躺着个玩具狮子狗，金黄色的。墙上贴着童安格的像，很沉思的样子。洁岚觉得他有些胖，她喜欢年轻、清瘦的偶像，像齐秦，忧郁的眼睛里有看不透的内容。忽然，她的目光被靠门的那张钢丝床吸引住了。里面的三张床都山青水绿，而这一张床上面堆着她的行李，还有乱七八糟的旧裤子，破毡垫，空的纸板箱，缺了口的脏漱口杯，像一个垃圾箱。可昨晚，一切还不是这样的。

洁岚知道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同她们统统闹翻，另一种是忍耐。

不一会儿，那三个老房客像从地下冒出来似的同时一拥而进。为首的女孩叫李霞，在学校是个知名人士，有一副好歌喉，喜欢



穿着着金丝银丝的衬衣，是个摩登的 Girl，洁岚过去就知道她，总觉得她好漂亮，有许多人捧着，生活一定很神秘。

李霞淡淡地看一眼洁岚和她的铺位，说：“理得真干净呀。我们放在你床上的东西呢？”

“我想你们一定是不需要它们了。”洁岚鼓足勇气说。

“哈，你把它们全都扔掉了？”李霞拍拍手，然后把手按在膀上，说，“知道不，那块毡垫是羊毛的，是祖传下来的，这下看你怎么办？”

站在李霞后面的是一个柔弱的女孩，像个江南的小姐，她的眼神有点冷，现在她一脸的不耐烦，说：“怎么这么讨厌，真是自作主张，我的裤子是苹果牌的，下星期要穿的。”

最后一个站出来的是郭顺妹，圆脸、矮个子，她是洁岚同班的，但两个人有点水火不相容；她没说什么，只是附和地发出几声，表示对李霞她们的声援。也许是同班的缘分让她收敛许多，否则，她这喜欢咋唬的丫头非大喊大叫不可。

待她们都吵够了，无可奈何地看看这个镇定的新伙伴时，洁岚才笑笑，蹲下身，从床底下抽出两只大纸箱，说：“东西都在里头，现在物归原主吧！”

李霞她们面面相觑，隔了一会，李霞哈哈大笑：“都在传说你是个女才子，果然名不虚传！”

洁岚也笑起来：“那毡垫真是祖传的？”

“哪里有的事，见他的鬼。”李霞手舞足蹈，“要是祖传的，我早扔了，我不喜欢我爸，她们都知道。”

“你真啰嗦。”那个憔悴的女孩柳眉倒竖地叫道，并且用胳膊肘碰了碰李霞。

李霞忍住笑，指着那女孩说：“颜晓新，你把那名牌裤子收回去



穿吧!”

颜晓新瞪了瞪眼,没做声,从此再没提她那宝贝裤子。她的破名牌裤子一直在那纸板箱里装着,直至上头布满霉迹才捏着鼻子送至垃圾箱。

后来,李霞同颜晓新去学校食堂打饭,郭顺妹忽然用洋泾浜英语向洁岚问好,仿佛是在隆重的外交场合。“How do you do?”声调生硬得连她自己也朗声笑起来。在洁岚的眼光里,郭顺妹一直是十分古怪的,比如洁岚刚来班级不几天,她突然问她:“你懂如何能使男生魂不守舍吗?”把洁岚问得满脸通红,整整一天都抬不起头来,因为郭顺妹问得声音嘹亮,连后座的男生都听得吃吃乱笑。洁岚觉得自己的形象大受影响,从此就对这女孩敬而远之;郭顺妹很敏感,从此见了她也是讪讪的,从不多说话,直到现在才破例。

“你不错,终于过了这道关。”郭顺妹快人快语,“东西是今早她们故意堆上去的,想为难你。”

“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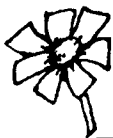
“这还不明白?有些嫉妒你,主要是颜晓新——所谓的画家,小心眼多!”

“嫉妒我?”洁岚如坠梦境,尖声叫起来,她实在想不出自己有什么地方可夸耀的,“为什么?”

郭顺妹端详着她,忽然没轻没重地笑道:“你现在一脸倒霉相,像个演苦戏的电影明星;你是个老式的女孩,男生都说你像青苹果。知道么,酸酸的青苹果。”

“你没回答我。”洁岚叫道。

“我不能回答,否则就是犯罪!”郭顺妹很玄乎地说,“出卖朋友的秘密该判刑——如果我是法官,我就这样量刑。所以,我就不能当卑鄙的小人。”



很快,李霞她们买回一大锅热气腾腾的包子,她大声宣布:“今天实行共产主义,现在大家饱饱地吃好,下午都打扮一下。晚上我的搭档张玥——上海小姐过生日,摆阔,说是要请我参加生日晚宴。我说我李霞喜欢有福同享,带几个姐妹一块去,她也只能点头了!”

下午,郑洁岚躺在小床上睡得迷迷糊糊,来上海有半个多月,似乎一直未能放心地睡过。舅舅家那间小屋,原本会充满母亲的催眠气息,因为妈妈1968年离家前一直是那里的主人;可是舅妈将它改成堆杂物的小间,窗子都钉死了,里面透出霉味,角落里还有大黑蜘蛛做网。在那里,她总有种阴森森的当囚犯的感觉,连梦都是苦涩的。现在,她倚在那儿,隐约听见那几个女孩在比较谁的膝盖骨小,吃吃地笑着,于是她的梦也变得很松弛很浪漫。总算回到可靠的地方了,她心里动了一下,不由得一滴清清的泪顺着眼角滑过光滑的腮。

“她哭了!”

“她一定受过许多委屈!”

“我们得让她快乐些!”

洁岚没张开眼,眼皮太沉重了,梦拽着她渐渐远去,让她重新成为一个贪睡的小姑娘。等她醒来,发现早已夕阳西下了,几个女孩打扮一新正在那儿正襟危坐,李霞还捏着一块指南针似的又厚又大的手表计算着时间。

“嗨!创纪录了。”

“再不醒我们要捏你鼻子了!”

洁岚腼腆地笑笑,刚起身洗了把脸就被新女伴们拖着出了门,她们都异口同声说洁岚不打扮反而飘逸、秀气。好久没有跟人簇拥着进进出出了。很奇怪,在黑龙江老家,她被人称“上海小姐”,因为



身上有妈的南方气质，有妈探亲买回的上海衣服。可真回到上海，同那些叽叽喳喳、脸儿白净、腰肢细软的上海小姐比，她就明显地带着北方人的大骨架，肩也是平平的，都不用像上海女孩穿衣服装垫肩。

她们一行拐入一条僻静的马路，那儿的法国梧桐显得特别茂盛和挺拔，很有传统的样子。秋天了，地上铺着金黄色的落叶，很华贵，路上行人稀少，也没有汽车轰鸣声，静得几个女孩不由自主地压低嗓门说话。

• “这地方是真正的高级住宅区！”

“怪不得张玥气质不凡！”

张玥也是同年级的女生，长得眉清目秀，不知眉眼哪儿有些特别，反正别人见过她后就很难忘却。全校的人几乎都认得她，她和李霞同是校艺术团的台柱，在学校两个人都拥有众多的歌迷。

在一幢尖顶的小房子前，李霞对了对门牌，揪响了门铃。奔出来开门的是张玥，她眼睛细长而又明朗，十分晶莹，像不谙世事的婴儿，脸颊上有淡淡的红晕。她同那几个女孩打过招呼，红着脸对洁岚说：“我早注意上你了，一直没机会认识。听说你很有才能，我就喜欢上了。”

李霞哈哈大笑：“你们两个都是才女，我在你们身边就觉得无能！”

张玥的母亲款款地走出来，那是个身材修长的女人，穿着秋香绿底灰色散花的长裙，脸上略带微笑。她把大家招呼到客厅坐下，那里的长餐桌上放着大圆的蛋糕和一盘盘冷食，餐具都是银制的，特别漂亮的是一把圆头的大餐刀，像漂亮的装饰物。洁岚从未到过这种场面，她发现连李霞也拘谨起来，也许不知怎么摆弄那些银光闪闪的餐具。